
若果特朗普當選，美國外事政策會改轍易轍嗎？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二〇一七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右二）出席波音公司活動（Photo: Ryan Johnson）

在 6 月 27 日美國總統候選人的辯論中，拜登的表現令人失望，隨後不少民主黨支持者公然勸喻拜登退選，特朗普的贏面似乎大幅度提升。許多人擔心，如果特朗普贏得 2024 年大選，美國對日本、韓國、北約以及其他盟友和朋友的承諾可能會面臨一些不確定性。特朗普對西方繼續援助烏克蘭表示懷疑，他的支持者參議員萬斯（J. D. Vance）認為，支持基輔政府是

不可能持續下去的，歐洲必須自己照顧自己。在總統候選人辯論中，主持人曾經問特朗普會否接受普京的停戰條件，包括俄羅斯保留已經落入自己手上的烏克蘭土地，與及烏克蘭保證不會加入北約。特朗普說不能接受，他會停止這場戰爭，但沒有提出具體方案。

此外，特朗普經常批評駐韓美軍的費用過高，並呼籲韓國需要分擔更多軍費；基於同樣道理，特朗普一直對北約盟國沒有在國防開支上投入足夠的資金表示不滿。特朗普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預測，如果川普連任，他將會令美國退出北約。

然而，特朗普另一位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則認為，即使特朗普重返白宮，美國仍將致力於保衛東亞。過去的記錄顯示，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仍然扮演著世界警察的角色。在奧巴馬總統執政期間，敘利亞多次使用化學武器殘殺平民，但奧巴馬總統卻完全沒有對敘利亞採取軍事性懲罰。相較之下，2017 年 4 月敘利亞再次向平民使用神經毒劑後，特朗普總統馬上下令美軍用 59 枚巡航飛彈攻擊敘利亞。

毫無疑問，民主黨和共和黨在許多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在外交事務上，特朗普和拜登之間卻有許多共同點和連續性。一方面，拜登扭轉了特朗普的退群政策和單邊主義，例如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但另一方面，拜登延續了特朗普對中國的鐵腕政策；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但拜登外事政策其實也無非將美國利益置於對世界的承諾和國際利益之上。很多人指責拜登倉促從阿富汗撤軍，令二十年來美國在阿富汗辛

苦經營的現代化、民主化進程毀於一旦，但實際上這撤軍計畫是從特朗普開始的，2020年2月29日，特朗普政府與塔利班簽署協議，同意美國在2021年5月前從阿富汗全面撤軍。2021年7月8日，拜登清楚指出，昔年美國進入阿富汗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而不是幫助阿富汗人建立國家（Nation-build），說穿了，這是拜登版本的「美國優先」。

包括《外交政策》的評論家在內，一些人認為其實新冷戰已經開始，地球上的幾個大國已經互不信任，故此各自拉攏盟友和在各個層面打壓對方，若然如此，那麼上一場冷戰便可以用來作為參考，去檢視美國外事政策的連續性程度。冷戰是在民主派總統杜魯門上任時開始的，杜魯門採取了「圍堵政策」，這政策透過向受到蘇聯威脅的國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從而遏制共產主義蔓延。共和黨總統艾森豪繼續實施圍堵政策，但做了一些修改，他推出了「新面貌」政策，以核武威懾蘇聯，同時削減常規軍事開支；艾森豪又擴大了利用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來打擊共產主義。在整個冷戰期間，歷屆總統整體上繼續遵循各種形式的圍堵政策，儘管每屆政府都修改了上一任的做法，例如尼克遜總統與北京改善關係，擴大對蘇聯的圍堵網。簡單地說，雖然手段不同，但目的完全一致。

特朗普只要求南韓和北約承擔軍事開支，這亦是他權力的極限，若要美軍放棄對南韓安全的承諾或者讓美國退出北約，這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制度。首先，縱使特朗普下令美軍要全面撤出南韓，國會一定不會通過；而且，總統無權單方面讓美國退出北約，北約成員資格是基於參議院的認可。民主國家與專政國家和帝制不同，並不是最高領導人說了便算，政府裏面有互相制衡的機制，從而維護國家、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政策的連續性。因此，無論是拜登繼續執政，還是特朗普強勢回歸，我相信美國的外事政策並不會出現天翻地覆的轉變。

2024年7月3日
原載於香港《時代論壇》

[更多資訊](#)